

講武全書

漢書門			
九	五	四	五
一	一	一	一
三	一	一	一
〇	架	函	號
冊			類

內閣文庫			
九	五	四	五
一	一	一	一
三	一	一	一
〇	架	函	號
冊			類

兵略 一之二

兵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45
冊數	30	( 1 )
函號	299	250

299-25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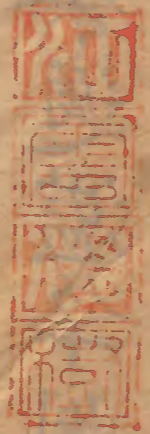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講武全書序

淺草文庫



自昔人有絳灌無文隋陸無武之說而  
文武二道世率岐視為枘鑿至耳食於  
管氏所稱大文三曾貴義與德大武三

曾偃武與力云者于是紳鞞流耦愈相  
率款言盱眊壹以脩文為盛節直鄙夷

武事若土苴卽或符分虎竹亦第曰吾  
雍容樽俎足矣安用韜鈴爲不知胥庭  
軒轅以前業有阪泉涿鹿之戰裔及三  
代征討用張迺吾夫子雖嘗問陳不對  
而它日曰我戰則克又曰以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則曷諱言武也余適濫竽閩

鉞見疆場間久恬愉于文德一切武備  
稍弛良懼然患之尋次第申飭已欲集  
古鑒以憲將來緣有志揚摧而未暇也  
會郢中石叅知從事是邦與余畫海上  
防圍便宜旣悉徐出其家簾藏書三函  
一曰兵覽凡歷代征戰善敗得失之林

臚列若指掌一曰兵律凡攻殺擊刺之  
異宜步伐止齊之異節余皇車騎儲侍  
組練之異制燦然辨若列眉一曰兵占  
則上探九天下測九淵凡星緯風角之  
妙算君平季主之玄筮所爲出神入鬼  
者且鉤抉若射覆抑穆乎深遠矣余受

而卒業瞪其苞橐甚富遠逾杜元凱之  
武庫因惣而括曰講武全書授諸剗刷  
以廣其傳客或有謂余兵陰道也第可  
爲帳中之閱奈何勒諸梨棗而陽暴之  
且霍驃騎亦有言顧方畧何如奚至學  
古兵法耳余曰否否贊聖立言垂訓六

韜與六經一也假令兵家奧旨當幽邊  
不賜則孫吳與司馬諸篇何以迄今存  
乎至若驃騎特未嫻於法而倂得之者  
也卽史稱多有天幸亦足覘其微矣兵  
凶戰危何事而可以幸徼耶則古法何  
可廢是書又安可以不傳也使當世文

臣之任封疆武吏之責將帥者盡稟爲  
功令卽南殲倭而北翦虜何足道哉客  
復謂余方今運際熙洽南北晏然波澄  
燧熄野人有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  
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余又否  
否當周成王時內順外威西旅貢獒而

姬公之訓必以克詰爾戎兵爲拳拳蓋  
以惟詰戎迺可無戎老成之焦慮洵淵  
以邃也余固碌碌安敢望姬公萬一惟  
是義不逃兩念切憂天亦庶幾願學其  
遺意故捃摭斯編鏡自八閩以式四方  
殆揆諸姬訓所云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迄於海表者粗有當也且古之立教每  
於農隙以講武事母亦居安思危爲戶  
牖之綢繆不憚蚤計矣余所命名爲講  
武也意尤在斯乎今叅知公方建牙西  
垂其按是籍以預弭邊患恢恢前識當  
有出余上者客試過而問焉客曰唯唯

余隨為紀諸首簡  
萬曆癸丑夏端陽之吉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右鄞丁繼嗣撰



講武全書目錄

兵覽部

第一卷

孫武子

序

始計第一

攻謀第三

兵勢第五

軍爭第七

行軍第九

孫武子

序

始計第一

攻謀第三

兵勢第五

軍形第四

虛實第六

九變第八

地形第十

地形第十二





九地第十一

用間第十三

第二卷

吳子

太公

第三卷

春秋

第五卷

春秋

第七卷

火攻第十二

李衛公

雜法

第四卷

春秋

第六卷

戰國

第八卷

西漢

第九卷

東漢

第十一卷

東漢

第十三卷

晉

第十五卷

晉

第十七卷

西漢

第十卷

東漢

第十二卷

後漢

第十四卷

晉

第十六卷

宋

第十八卷

六覽  
目錄

齊

第十九卷

陳

第二十一卷

唐

第二十三卷

唐

第二十五卷

唐

第二十七卷

梁

第二十卷

陳

第二十二卷

唐

第二十四卷

唐

第二十六卷

五代

第二十八卷

五代

第二十九卷

北宋

第三十一卷

南宋

北宋

第三十卷

北宋

第三十二卷

南宋

天覽

目錄

三

編兵覽凡例

一孫子十三篇節制權略迭用無窮誠萬世兵法之  
祖諸家解註雖多獨魏武最為明切蓋魏武髣  
髴孫吳者故併錄不遺一字

一吳子兵書多主節制近古法十錄其八李衛公問  
答深切事情十錄其七太公陰符疑是後人所  
托然亦有得於拒禦之方者十錄其五穰苴法  
不出孫吳範圍尉繚子以布衣高譚戎理雖不  
可無采然其言有曰善用兵者殺其卒之半故  
張浚用曲端為將端問浚云見兵有幾浚云八

卷二十一卷  
卷二十二卷  
卷二十三卷  
卷二十四卷  
卷二十五卷  
卷二十六卷  
卷二十七卷  
卷二十八卷  
卷二十九卷  
卷三十卷

十萬人端云須殺却四十萬人方得四十萬人  
用果爾則韓侯所謂多多益善者果何說也富  
平之敗喪師無笑而史言張浚鼻息如雷且盛  
稱其有膽噫師喪矣鼻息如雷何為哉蓋輕視  
其卒之過也誤矣誤矣故二子之言削而不載  
一黃帝涿鹿之戰至周武牧野之舉都是仁義之師  
其設施之詳不見經史不敢妄為添足故是編  
斷自春秋始

一元有天下九十餘年用兵亦有法然以夷滅夏君  
子所不忍言故是編不紀

野或先事而伐其謀或後事而圖其變或竒略可法  
或誤謀可戒一切有闕戎計者靡不詳其顛末其載  
牘中計卷三十有二極知書生而譚軍旅不免畫餅  
之譏然周人取鑒於殷賈生借喻於秦則往事之明  
惡知非今事之武也而或者猶謂神兵非學到自古  
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學徒妄說則斯編亦妄說云  
耳惡可令霍驃騎張睢陽兩人見之而貽其笑也迺  
余則以古今人不似兩人者蓋多也尚亦有玩於斯  
編

陽以古今人不同而八音之異也惟亦自謂其  
其要下全武藝武壯則斯雨少是之而後其武少其  
不器精主入心正計則事進之然則德誠亦非是  
其味非今事上合心而後故則故特非事而自  
之然或曰天項武以斯言至謂而後本所城事  
融中情春三月二對武言上而戰平氣下  
是始指下力一以東國地其武而後其武其  
理殆至事而外其物有對事而向之其武其

刻兵覽叙

二祖開天懿德敷于時夏神威震乎殊俗蓋萬世一觀者  
先皇帝軫念邊氓特

賜俺夷互市邊烽無警而士女嬉遊者重二紀矣頃精  
安成渝火丙兩酋一旦闖入我臨鞏諸所雖賴

聖天子獨斷於上賢公卿弼謨於下旋即遯去然其焚燒  
殺掠流毒慘矣議者謂虜騎勁捷上下如飛而我馬  
多驚虜大力柳箭所投輒斃而我軍紐和忘戒器刃  
繡氈不可以殺人虜筵筓一鳴萬衆齊入而我軍觀  
望前却若散星然故徃徃坐是以北余謂勝兵先勝



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即如去年六月包家  
頂之戰遊擊芳進兵拒禦虜迺收其精騎伏於山下  
置羸卒數百頂上法所謂餌卒也芳不悞麾家兵直  
取頂卒竟死伏中七月朱家山之戰總帥嗣連三帥  
以爲犄角之計似亦得策虜迺先通左帥求和法所  
謂無約而請和也嗣方與左帥議謀未決而虜已徑  
入嗣營嗣僅身免則多算少算理固然矣詎獨以騎  
射衆寡之不敵也乎余不佞幼嘗有志四方茲睹時  
觸憤益不能已已乃上自周漢下迄趙宋凡內外要  
害之防戰和攻守之略或籌謀於廟堂或摧陷於原  
一百將等傳最爲纖悉然止是一將攻擊之任耳是  
編則一代興衰之故君相廟堂之謨戰和是非  
之幾夷夏要害之防併詳其中

兵覽孫武子卷之一

始計第一

計者選將量敵度地  
料卒計於廟堂也

魏武註

姜師閔編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出計求彼一日道

謂導之二曰天三日地四曰將五日法道者令民與上

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

時制也順天行誅因陰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

者智信仁勇嚴也將宜五法者曲制官道生用也曲制

也曲旗藏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凡五者將莫不

孫子 卷之一

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同聞五者  
 將知其變極則勝也索其情者負勝之情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德天地  
 孰得地利法令執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  
 以共知勝負矣以七事計之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  
 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則退去之計利以聽乃為  
 之勢以佐其外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制由觀也權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  
 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退而治去道若韓信襲安利而誇  
 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敵治實而避之所長怒而撓  
 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以預備之強而避之以間攻其無備  
 擊其懈怠 出其空虛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傳泄夫未

出其不意擊其懈怠 出其空虛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傳泄 夫未  
 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  
 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於無筭乎吾以共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第二欲戰必先筭具  
賞務因糧於敵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馳車  
也駕駟馬革 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輕車

車重車也 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爵賞猶 其用

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鈍挫也 久暴師則  
屈盡也 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

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



雖拙有以速勝  
未覩言無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

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

再籍糧不三載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

國不復以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兵甲戰

糧迎之也糧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

則因敵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

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財

竭則急於立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

去其七立十六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盾矛

櫓立牛大車十去其六立謂立邑之牛大故智將務食

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豆荑杆一石當吾二十石

措也杆木豪也石百二十斤也故殺敵者怒也威怒以

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石不來車戰得車千乘以上

取敵之利者貨也軍無財士不來車戰得車千乘以上

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與吾不往車雜而乘之不獨卒善

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益已故兵貴勝不貴久久則

兵猶火也不故知其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最將自焚不故知其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覽曰俞大猷嘗言速而果拙何取於速見

謀攻第三必先謀敵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興師深入長驅

內外敵舉國來服為上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拒其都邑絕其

以兵擊破得之為次也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萬二千五百

百人全旅為上破旅次之為旅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自校以上全伍為上破伍次之至百人以下是故百戰百  
 至百人全伍為上破伍次之至五人以下是故百戰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  
 自屈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其次伐交交將其次伐兵  
 服形以攻城守國已收外糧城攻之法為不得  
 成也其下攻城守國已收外糧城攻之法為不得  
 已修櫓輜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音因土又三月  
 而後已修治也櫓大稍也輜輜者其下四輪從中推之  
 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  
 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  
 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以攻之災也將忿不待攻器  
 城而上如蟻之緣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  
 城而傷士卒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  
 人城而傷士卒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  
 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不必露師必以

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不與  
 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以十敵  
 天下則不煩兵挫銳於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以十敵  
 之是謂將智勇等而下兵利鈍均也若主弱五則攻之  
 容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術敵則能戰之  
 敵一則三為倍則分之二敵一則一術敵則能戰之  
 正一術為奇倍則分之為正一術敵則能戰之  
 已與敵人為奇倍則分之為正一術敵則能戰之  
 猶當設奇伏以勝之少則能守之勿與戰也不若則能  
 避之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當大也夫將者國  
 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將周密輔隙則國弱形見故君  
 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  
 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擊不知三軍  
 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  
 軍禮不可治兵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不得其三人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引奪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君臣同欲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居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此五者知勝之道也共上五事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第四 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軍相察情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守固也可勝在敵自修治以待敵之虛懈故善戰者能為不可

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見成也而不可為有敵備故不可勝者守也藏形可勝者攻也自觀敵已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以攻者力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喻其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當見未萌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爭勝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易見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原微易勝攻其不可勝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之敵無智勇之成勝故其戰勝不惑不惑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敗察敵必可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謀與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用兵者先修治而不可勝之亂也。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勝敗之亂也。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其量知敵之情，地生度，因地形勢，度生量，量生數，數知其遠近，廣狹，數生稱，稱已與敵稱生勝，稱量之故知其數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鎰敗兵若以銖稱，鎰勝，銖不能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千仞，其勢疾也。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為分，鬪眾如鬪一。

形名是也。金鼓，旗，日，形，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  
 奇正是也。先出合戰為奇，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以至實擊，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者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以喻奇正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發起擊敵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纜，弩敵也。

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亂旌旗  
 以金鼓發則中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亂旌旗  
 齊之也以金鼓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轉也  
 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皆毀形也治亂數也以部亂  
 之故不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所直勢也治亂數也以部亂  
 可亂也見形也與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  
 必從之勢也與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  
 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以利動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  
 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專任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  
 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任自然故  
 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第六知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力有餘也後處戰地而趨戰

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力有餘也後處戰地而趨戰  
 之也誘之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趨故  
 敵佚能勞之以事煩之飽能饑之絕其糧道安能動之攻其所必救故  
 趨使敵不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  
 得不救也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  
 行於無人之地也擊其不意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  
 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  
 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出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  
 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  
 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懈退又疾也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  
 救也絕糧道守歸路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軍不  
 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乖戾也戾其道示故形人  
 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  
 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  
 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  
 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  
 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形藏敵疑則分離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其衆以備我也  
虛會戰之日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  
 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  
 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吳越兩國也故曰勝  
 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  
 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  
 足之處角量也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  
 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因敵形人  
 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形不以一  
 形故制勝敵人皆知吾所以形勝萬  
 勝莫知吾因敵形而制勝也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  
 無窮不重復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

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勝必敗故能因敵故五形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變化取勝若神故五形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盈縮隨敵

軍爭第七

西軍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一國人結行陳選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左右為旗門以轅為營曰和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直以患為利示以遠近其道迂其途迂其途者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明知遠近之計以知迂直之計者

也軍爭為利眾爭為危善者則以危不舉兵而爭利則

不及遲不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置輜重則是故卷甲

而趨及也日夜不處不得倍道無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

軍百里爭利非也三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

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蹶猶三十里而爭

利則三分之二至道近而至者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

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不知敵情者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高

不能結交崇者為山眾木聚者為林坑澗者為險一高一下者不

為阻水草漸淤者為沮眾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不

同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

變者也以兵一分一合故其疾如風擊空其徐如林不見

侵掠如火疾不動如山守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

眾因敵廓地分利分敵地以懸權而動量敵先知迂直之

計者勝共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

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

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共

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

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

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共治氣者也以治

待亂以靜待譁共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

待饑以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

變者也正正齊整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立勿逆

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司馬

法曰圍三面缺其一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面所以示生路也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

依也水衢地合交結諸侯也衢絕地無留止也圍地則

毀曰奇死地則戰殊死途有所不由隘難之地軍有所

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留之失前利君城有所不攻

城小而固糧多不可攻操所以置地有所不爭君命有

軍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



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  
 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  
 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調下是故智者之慮必雜  
 於利害在利思害在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  
 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害其所役諸侯者以業業  
 也使其煩勞若彼入趨諸侯者以利來也故用兵之法  
 我出彼出我入也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  
 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慮也必生可虜見利畏  
 忿速可悔忿疾急之人可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愛民  
 可煩道出其所以救之則煩勞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

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第九擇便利而行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近水草視生處高生陽戰

隆無登無迎也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引敵客絕水

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欲戰

者無附於水而迎客附近視生處高向水後依高而處

無迎水流恐漑也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不得已與敵

中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騎右背高前死後生

戰便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

四帝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共四帝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

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持實滿向水立

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以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

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渡而凡地有絕澗天井

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絕澗四方高為

夫下者為天井深山所過若朦朧者為天絕澗深數丈者為

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澗道迫狹深數丈者為

隙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用兵當遠六害令敵

軍旁有險阻潢井蕪葭林木蕪蒼者必謹覆索之以伏

姦之所也險者一高一下一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

所居也蕪蒼者可以屏蔽之處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

來也斬伐樹木衆草多障者疑也結草為障鳥起者伏

也下有馱駭者覆也野馱走必有敵塵高而銳者車

來也早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

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其使來辭卑使問辭強

而進驅者退也設詐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陳兵欲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

誘也伏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

勞也士卒勤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將不勇也軍擾

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

軍無糧也懸旣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  
 言者失衆也諄諄語貌諭諭失志貌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  
 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來委謝  
 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  
 之備奇兵非貴益多均也惟無武進未見足以併力料  
 敵取人而已足也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  
 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  
 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是謂必取令  
 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地形第十以立勝也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  
 者以六者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  
 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寧致人無致於人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  
 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無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  
 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  
 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  
 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浞不盈而浞之  
 隘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戰也我先居之必前  
 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  
 浞也即半隘陳者浞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  
 之而與敵共其利也

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地險隘尤不遠形者  
 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挑戰者凡此六者地之道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是者有弛者有陷者有  
 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不料卒強吏弱曰弛吏不能統  
 吏強卒弱曰陷弱吏強欲進卒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  
 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  
 壞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若其  
 亂之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道也其勢若此必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  
 走之道也

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  
 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  
 道必勝生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  
 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  
 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  
 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  
 子不可用也思不可專弛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  
 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  
 以擊勝之半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  
 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

彼知已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散戰之九地 散戰之九地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

有重地有圜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

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士卒皆

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眾弱勝強我可以往彼可以

來者為交地道路相錯也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而先

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先至得入人之地深背城

邑多者為重地難返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

圜地也少同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

眾者為圜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前有高山後有

大水進則不退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

攻先至當攻當交地則無絕屬心衢地則合交侯也諸重地

則掠糧食地則行無稽圍地則謀發奇死地則戰殊死

也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持

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

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不齊使離亂之使敢問敵眾

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或人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所愛

則利若先據利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

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入不克掠

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  
 不可測養士氣并兵力為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  
 不得士死安也士人盡力在難地兵士甚陷則不惧在死  
 地則意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拘專不得已則閉人窮  
 戰是不惧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也不得已則閉則必  
 不求索其意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妖祥之言吾士  
 而自得也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皆焚燒物非惡貨  
 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之多棄財致死持不  
 得已令發之曰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必死  
 也計投之無所往者諸劇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

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  
 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  
 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凡  
 埋輪不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強弱  
 足恃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齊一將軍之事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齊一將軍之事  
 靜以幽正以治謂清靜幽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愚誤也民可與樂易其事單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  
 成不可與慮始易其事單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  
 其途使人不得慮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  
 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机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  
 知所之心也一其衆三軍之衆投之於險險難以將軍之事

也凡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人情見  
 遭害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  
 而退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  
 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  
 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使相爭地吾將趨其後地利在  
 進其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  
 其食掠彼地地吾將進其途疾過圍地吾將塞其闕以  
 其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勵士故兵之情圍則禦也相  
 禦不得已則開勢有不過則從備之甚過是故不知諸  
 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

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  
 也言四五者一不知非伯王之兵也四五者謂九地之利  
 夫伯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  
 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絕天下信已之私  
 威加於敵交者不結成天下之諸侯威得伸而自私故其城  
 可拔其國可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言軍法令不  
 司馬法曰見敵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用也言明賞  
 一作勢膺功作賞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罰雖用也言明賞  
 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詐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勿使  
 投之亡地然從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  
 能為勝敗必殊死戰或在死亡之地亦有敗故為兵之

事在順詳敵之意詳審也或曰彼欲進設伏并敵一向  
 千里殺將先示之以利而退彼欲去開而擊之是謂巧能  
 成事是成事也是故改舉之日夷閔折符無通其使謀定  
 信勿使通使符屬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誅治敵人開闔  
 必亟入之敵有間隙當先其所愛據便也與之期後人  
 至踐墨隨敵以失戰事微期誘敵是故始如處女敵先  
 開戶後如脫鬼敵不及拒脫處女示弱疾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擇時日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  
 火庫五曰火隊火必有因人因姦烟火必素其也燒具發火

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  
 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  
 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火發而其兵靜者待  
 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見可而進  
 也火可發於外無得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  
 風也不便昼風夕夜風止數當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  
 守之故以火助攻者明取勝也以水助攻者強水可以絕  
 不可以奪敵軍不可奪其糧道分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  
 攻者凶命曰費留若水之費留也賞善不踰時故曰明  
 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已而



用主不可以怒而與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不以已之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第十三戰必先以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之勝而受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

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不可以祭祝求不可象於爭不可以類求不可驗於度不可以必取

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因明人也故用問有五有因間有內間

有及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化

人君之寶也因時任用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

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

為誑事於外令吾聞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

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

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

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

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  
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  
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謀而舍之故  
反間可得而用也舍居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  
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  
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  
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伊  
也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呂望也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  
間者必成大功矣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百將傳云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

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廬曰可  
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八  
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  
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  
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  
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後婦人大笑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  
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  
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使使下令曰寡人

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以二姬食不耳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声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人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闔廬沒子夫差立夫差伐勾踐以報父讐勾踐用范蠡之計秦吳卒以滅之百將傳云范蠡越人也吳王夫差日夜勒兵

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以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夫椒在吳郡吳縣大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栖於會稽山上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真天法天也天定傾者與人誠早以自節事者以地時不至不可強成早辭厚禮以遣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

告於執事勾踐請身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  
于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  
殺妻子燔寶器觸戟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  
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  
間獻吳太宰嚭受巧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  
願大王赦勾踐之罪入其室器不幸不赦勾踐將殺  
其妻子燔其室器悉五千人觸戟必有當也嚭因說吳  
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共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  
子胥諫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反國乃苦心焦思  
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

恥耶身自作耕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米與百姓  
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  
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  
而使范蠡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  
年撫循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遂同諫曰鷺鳥之  
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加兵秦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  
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溢而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  
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叔三國  
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  
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以

人不死必為國患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越大夫  
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  
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真之太宰嚭諛子胥曰伍  
員貌忠而實忍人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  
齊負強諫已而有功用是及怨王王不備伍員必為  
亂因賜子胥屬綫劍以自殺勾踐召范蠡曰吳以殺子  
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  
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  
問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  
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人伐吳師敗遂殺吳太子

吳告急於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  
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  
吳乃真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士民罷弊輕銳盡  
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  
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  
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  
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婦令君王舉玉趾而誅  
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  
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不  
取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

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  
 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  
 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  
 屬政於執事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若且得罪非為子得罪吳使  
 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角東君  
 百家角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吳王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  
 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  
 誅太宰嚭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  
 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  
 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諛種且

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  
 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范  
 蠡事越王勾踐既苦心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  
 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  
 尊周室勾踐以伯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共患難與處安  
 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  
 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  
 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不然加誅於子范蠡  
 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

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君無幾何致產數  
千萬金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君家則致  
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  
歸相印尽散其財以去正於陶今之濟陰定陶以為此天下之  
中交易有無之道路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  
公復約父子耕畜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  
累巨萬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  
名卒老死於陶又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  
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潰景公患之晏嬰乃薦  
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

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  
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  
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  
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  
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  
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  
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  
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甲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  
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曰謝不佞大夫親戚送  
入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

其親援抱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  
暴露於境君寢不安蓆食不井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  
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  
當斬賈惧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來及反於是遂斬  
在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震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  
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  
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惧穰  
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騾以  
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灶飲食問疾  
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

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  
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兵燕師聞之渡水而解  
於是追擊之遂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  
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大夫郊迎勞師成禮  
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益以尊於  
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讚於景公景公退穰  
苴苴發疾而死其後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  
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兵法而附穰苴於  
其中因號司馬法然總在孫子範圍中後不載





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脩文德外  
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夫僵尸而哀以無逮  
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任  
為大將軍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合勝六十餘四  
則均解關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主必  
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  
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伯諸侯晉文君為前  
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陷陣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  
君必料其民：有胆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  
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越遠輸足善走

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  
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  
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而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  
東燕絕吾後韓擗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  
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吾已戒禍其  
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  
聞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  
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

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  
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戾  
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閉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  
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備  
散設伏投机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  
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心先奪其氣輕進速退  
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如勇義  
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  
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跡其將可虜

三晉者中國也其性知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  
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向

壓之衆未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  
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之輕戎馬拳旗軒  
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其有二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  
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  
久能審料此可以擊信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日疾風大寒早  
興宿遷剖水濟兵不憚艱難二日盛夏炎熱晏興無間  
行驅飢渴務以取遠三日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

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日軍資既竭葛薪既寡天多  
陰雨欲掠無所五日凌寒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疫疾四  
鄰不至六日道遠日暮士衆勞俱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七日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日陳  
而未定舍而未畢行改涉險半隱半出諸若此皆擊之  
旬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日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  
曰上黨其下惠施流布三日信賞刑察必得時四曰  
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  
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旬疑所謂見可  
知難而退也武侯問曰吾欲規敵之術以知其內  
察其進以知其心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  
來蕩、無思旌旗煩亂人馬數頓一可擊十必使無措  
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欲  
前不漲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  
其危敵入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  
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  
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除道狹路可擊旌  
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  
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  
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鏑有餘則車輕人  
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  
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治可  
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  
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礼動則有威進不  
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  
行行之安兵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  
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上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  
將者如坐漏舡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  
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  
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法教戒  
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  
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員而方之坐而起之行  
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

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知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天<sup>當</sup>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而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車騎宜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炒節其飽飢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刷剔毛鬣謹烙四下截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吳子曰夫搃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而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利知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

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死戰約者法  
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數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氣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  
力机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  
机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机  
善行間諜輕合往來多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怒上下相  
咎是謂事机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  
是謂力机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  
率下安衆佈教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  
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凡戰之要先必占其將向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  
权則不勞而攻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計而誘貪而忽  
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  
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首  
歸老寒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丰而前進  
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  
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盡出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亭  
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平遇敵人亂向失行則如

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昼以旌旗滿麾為節夜以金鼓  
節笛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  
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  
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

武侯問曰若敵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  
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隘以  
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起擊金鳴鼓於阨隘雖  
有大眾莫不驚動故曰用眾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眾既武且勇背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

高壘守以強弩進而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  
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

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卒為五軍各軍一禦夫  
五軍之禦敵人必怒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各  
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者說軒使焚書卒為少戰勝  
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閉一結其前一絕其  
後兩軍啣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  
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跡我眾甚懼為之奈何起  
對曰為此之術若我眾彼寡卒向乘之彼眾我寡以方  
從之從之無息雖眾可



武侯問曰或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眾我寡為之  
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  
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發譟而乘之進弓矢  
弩且射且虜番察其改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  
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眾不用募吾村士  
與敵相當輕之利兵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  
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陣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  
行出山外觀之敵人必悞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  
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覆轆水薄車騎舟  
楫不設進退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  
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及其淺深  
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  
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慮彼將暮去其裝必重  
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孫  
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營御其裨秩  
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利其木無奪其屋無取其粟無  
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

之

武侯問曰嚴明刑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  
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  
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  
侯曰置之未何對曰居舉有功而進享之無功而勵之  
於是武侯設坐席是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饋  
席堅重器工年次功坐中行饋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  
饋席無重器享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  
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

不待吏令介冑向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

之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  
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  
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笑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  
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怨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  
人救命足恨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  
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悉車五百乘騎三千匹  
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  
軍曰諸史士當從及敵車騎與從若車不得車騎不得  
騎從不得從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

震天下 以上俱吳法

太宗曰昔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踞依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鉄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無斬後大潰遂擒之此止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

以義舉先止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備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後時

少却絕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止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置之未試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輕進不意斬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奇以奇止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奇者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合驚喧而不一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蹄合如一絲一絃一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

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  
宗曰奇正素分之故臨時制之故靖曰按曹公新書曰  
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五而敵一則三  
術為正二術為奇故言大畧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  
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  
窮之斯得之美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者法偏裨  
未熟者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  
故曰不合為變此教戰之術矣教閱既成衆知者法然  
後如驅群羊由將所指孰不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  
人勿我無形於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  
時備變者不可勝窮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  
已非奇正本法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  
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用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故與  
旁擊之拘異焉臣愚謂太宗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  
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

太宗曰不合為變者奇也正也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  
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  
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不合所出唯  
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請畧言之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向北向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

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起之垂子屋勸垂殺堅不

果必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机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机故或傳為机其義則一考其辭云曰為正曰為奇餘奇為机、奇餘零也因此因机臣愚謂兵無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矣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合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故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

自出者也凡將止而無音則守將也音而無止則聞將也音正皆得圉之輔也是故握音握机本無二法在學若並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皆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方形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机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

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此八名尔八陳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獸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為五為陳法四為開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絲、紘、閉、亂而法不亂渾、沌、形、負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畧莫能出其闕闕降此孰有繼之者子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救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北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尔靖再拜

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愧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五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亦由司馬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為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欤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迹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

今世所傳兵家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  
司馬法也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  
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  
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  
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  
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  
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  
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叔謀為一  
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為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說字取斷之不孕者示其仁也得獸

冬獵之名得圍守也冬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

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凱宮  
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襄有桓有召  
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  
實刑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  
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  
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此亦得周制欽靖曰按左氏說楚子垂廣二十乘



廣有一卒之備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挑轅而戰  
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率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  
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尔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  
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  
山澤之國車少向人多不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欽音兵欽靖曰  
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馬一為左角一為  
右角一為前拒不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  
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

守軍一家攻守十乘將隊八人戰轅八人戰隊八人共  
二十五人

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規漢魏之間軍制五車  
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  
人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  
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陰教  
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杜尔等  
討薛延陀向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  
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  
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向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

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堠斯已得策矣  
然臣愚以謂漢成宜自為一法蕃落宜自為一法教習  
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  
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  
術也蕃而示之漢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  
能測我攻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  
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蕃漢便  
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  
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  
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  
侯有所激云尔臣按孫子曰教道不明吏率無常陳兵  
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  
教閱無古法也吏率無常者言將臣任無以取也亂  
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率  
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率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  
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  
制皆慕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  
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欵漢兵唯強弩犄角此  
正兵欵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  
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聞長於弩利乎緩戰此自  
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  
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  
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沒之是  
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  
又曰因形以指勝於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  
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來州縣皆以屬置松漢饒樂二都督統於安  
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社尒及  
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  
言松漢饒樂山川道踣蕃情逆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  
數種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  
任之無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蕃  
人皆為鄉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  
得之矣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  
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言能皆實

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  
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  
正相變之術然後詔之以虛實之祇可也諸將多不知  
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是虛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詐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  
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餘此則奇正在我  
虛實在敵欣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  
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為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  
敵虛實安能致之哉法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  
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教意其奇則吾正擊之

正為奇者教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  
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尔靖曰千萬章句不出乎  
致人而不致於人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  
飽待飢此畧言其槩尔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  
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  
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  
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  
宜編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

何道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摠諸校之隊聚為陳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用而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策之無施不可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徧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

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六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

諸家兵法唯五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止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為二止而三千人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亦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均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法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員是成六花倍所

兵部 卷之二 七

號命太宗曰內員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員生於  
奇方所以矩其步員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  
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乱八陳為六武侯之舊  
法焉

太宗曰昼方以見步點員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  
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  
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晝踏碁安用之孫武曰  
地生度、生量、生數、生稱、生勝、兵若以鎰相  
銖敗兵若以銖相鎰皆起兵於度量方員也太宗曰稱

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  
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

如彊弩節如發机匠備其術凡三隊相去各十步駐隊  
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二十步為  
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  
鎗跪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  
之變馬軍從皆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進後奇現敵  
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未回隙持虛此六花  
大率然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躡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  
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

立名號不為三類尔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  
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當教以正  
騎隊當教以奇搃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  
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  
遊騎如何使用熟計此法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  
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事人  
為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手靖曰臣按春秋  
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方拒言拒禦  
此非取出奇勝也昔荀彧伏舍車為行此則騎多

為便惟務奇勝非拒敵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  
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數安知吾車果何出騎  
果何果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唯  
陛下有為臣何足以知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  
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  
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  
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武王  
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陳六十人共三萬之眾此太  
公畫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陳畧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畧六陳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員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人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員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為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員伏兵法古有是吾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正山谷艸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而莫測吾奇正所在矣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



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  
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  
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  
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  
之術設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  
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  
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  
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如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  
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

敗也孫子曰卒未親此而習之則不勝已親此而習  
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  
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

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  
靖曰威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  
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  
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  
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  
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後不存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

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  
宗曰何謂也請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之  
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  
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請曰昔越伐吳以左  
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引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  
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右勃與姬澹戰澹兵遠未  
勒遣孔叢為前鋒逢戰澹軍孔叢退而澹未追勒以伏  
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  
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手清曰有之然拒敵而  
已兵貴致人非高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介非  
攻戰所施也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  
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何如請曰用衆在  
乎心一心一在手禁祥去疑倘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  
搖群情搖則敵衆覺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使乎人事向  
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  
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  
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若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

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直者卿當叮  
呼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  
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  
誠也陛下聖訓臣即宣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  
曰符堅摠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  
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典副將劉尚分也相去二十里  
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  
太公云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太公曰然符堅

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  
謂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  
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  
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教人不誤則我師安能  
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為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  
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  
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亦攻  
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

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  
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  
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  
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伎既辭故不能一其法太宗  
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  
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  
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  
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  
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

失成敗彼我之分事分兵攻守者一而已矣

百勝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請再拜  
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  
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  
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者之說其孰能  
知其然哉

太宗曰馬司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此亦攻守一道乎請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  
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  
為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有守其氣而有待

為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洵斯不敢失此誠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

故作閭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眾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机以氣机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閨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萃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技而敵不哀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陰陽術數察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托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  
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

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  
兵軍更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  
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  
神言燕可破單於是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  
說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覽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兩  
莫論也

太宗曰田單詭神怪而破燕太公慈著龜而滅紂二事相  
反何也靖曰其机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  
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被毀折散宜生欲卜  
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  
生發机於前太公成机於後遂响雖異其理致則同臣  
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机於未萌也及其成功  
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相陣相臨教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  
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左為後者御  
嚮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他豈敢輕戰哉  
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敗者也孫武云勿擊  
堂堂之陣無邀正之旗若兩陣陣均勢等苟一輕畔  
為其所乘則成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自必戰

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曰我不戰者盡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而之也敵有人馬交鋒之間未可苟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未待之敵無人馬則必未戰吾得以乘而被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

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簡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

世清曰古前建黃帝太公之陣簡并司馬法諸葛亮奇

但史官輯有和兵不能紀其寔逆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為二等使學者當

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微

至深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

陰陽地之說陰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陰攻陽

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手任人利器

三畧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

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核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無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无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尔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尔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以上俱唐

太宗李衛公問答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

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機。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陣之出，甲陳兵繼，卒亂行。

者所以為變也。深草蒹藪者所以遁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机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禽將也。四不五裂者所以擊員破者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閑遠候暴疾驟遁者所以降城伏邑也。鼓行喧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



也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疾一徐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敵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守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將曰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太疑將不明則短弊將不精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亂其將不精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爲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諸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懼士卒畏法敵其將命相喜而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教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諂以不利耳目相屬奸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陣勢以固

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  
鐸之聲揚以清鞀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  
之徵也行陣不同旌旗亂向相遠遂大風甚雨之利士  
卒恐懼氣絕向不屬我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  
以濁鞀鼓之聲濕以沫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  
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  
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  
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走城之氣出而  
覆我軍之上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  
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速去之城必有天輔此所  
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陣地陣人陣素何太公曰日  
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陣丘陵水泉  
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陣用軍用馬用文用武以  
謂人陣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為之奈何  
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  
此者為四武衝陣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  
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因困以為勝為之奈何太  
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等道中軍迭前迭

後敵人雖眾其將可走覽曰此死之道也趙括雖親自傳戰要能用之則勝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新

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眾糧食甚多險阻又困我欲

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室勇開為首

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

操器械啣枚警夜出勇力飛走最將之士居前平壘為

軍開道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右弱卒車騎居中陳畢俸

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音前後拒守武翼大槽以敵左

右敵人若驚勇力最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隨

禦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前有大水廣墜深坑我欲踰度無舟楫之

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圻堠常戒險塞盡守

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為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墜

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率必寡若此若以飛江

轉關映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

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開則生

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休草木丘墓

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為記先出者

其後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右弱卒車騎居中陳畢俸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音前後拒守武翼大槽以敵左右敵人若驚勇力最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隨

至火向止為四武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聞莫  
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過深溪大谷險阻之  
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大水流至後不得屬於  
前無有舟楫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  
稽留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  
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凡  
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輜輜臨衝  
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  
巨守絕道應衝則有材士無勇衝其兩旁設管壘則有  
天羅武流行其前其後則有五色旗夜  
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輦鐸吹鳴笳越溝壑則有飛  
橋轉關輓輻鉏銘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送波上流則  
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至將何憂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  
陣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為之  
奈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  
旌旗擊鞀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  
知我意使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  
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

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  
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  
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  
無過百丈其將必勞其卒必疲如此則敵人不敵來者  
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  
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  
士卒心傷行陣不固後陣欲走前陣鼓頌鼓譟而擊之  
敵人遂走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

初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趨其前後多其強驍蓋其金  
鼓車合鼓譟而傾趨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

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  
兩傍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  
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為之奈何太公曰誠哉王  
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  
其未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蹕我  
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至二二里而還  
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  
走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

甚暑日夜零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在候懈  
 急士猝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為之奈何  
 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今我壘上誰何不  
 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知音而皆外向  
 三千人為一屯誠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  
 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  
 曰敵人知我隨之向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過伏而還或  
 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  
 處所為之奈何太公曰分為三隊隨向進之勿越其伏  
 前敵必敗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

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為  
 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  
 利便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閘梁又知  
 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  
 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  
 易之地吾候望悞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  
 則不固敵人翼我兩傍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為之奈何  
 太公曰凡將帥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

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我衝為壘向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其警急前後相救者三軍常定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畧其地有人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恐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盤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為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軍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外內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為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攻其車騎

銳士或射或為敵擊我外三軍戰三軍敗亂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三軍戰視地形向背處知

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為之置遺缺乏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邀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為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保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至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塚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戰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入如此則天下和服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過深莫翦穢周五軍

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火燥  
風疾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  
而走為之素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  
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  
人苟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  
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  
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  
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軍按黑地而起為之素  
何太公曰若此者為四武衝陣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

勝亦無負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商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

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  
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即知其去來武王  
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  
飛鳥而不驚上無氣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卒  
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  
後不相次不相次則前後行陣不乱如此者急出兵擊  
之以少擊眾則必敗矣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過大林與敵分林相  
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素何太公曰吾使三



軍不為衝陣便兵所處子弩為表戰楯為裡斬除林木  
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而使敵人知者  
之情是謂林戰之法率吾子戰相與為伍林間木  
疎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陰  
阻必置衝陣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  
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敵軍  
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繫累為敵所掠各欲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  
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

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  
敵人雖眾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為三四或戰而侵  
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至而使寇薄我  
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為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至  
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為壘金鼓旌旗皆列而  
張別隊為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有  
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  
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敵人  
以我為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  
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聞輕者不

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為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裡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聞心將吏無守心為之柰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

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裡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為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柰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為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為之柰

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  
人遇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  
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  
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  
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  
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  
為鳥雲之陳鳥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  
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  
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兵備其表衝道  
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  
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  
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為鳥雲之陳  
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  
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  
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  
取軍馬無所芻牧為之柰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  
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  
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

三軍敗而走為之柰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為宝必  
因敵使精微為宝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  
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柰何太公曰如  
此者分為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  
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烏雲之陣俟其前後  
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  
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眾其將可走凡用  
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  
分為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鳥散而雲  
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眾以弱勝強為之柰何太公  
曰以少擊眾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州要之隘路以弱  
擊強者必得大國之兵鄰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  
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遠日暮我無大國之兵又無鄰國  
之助為之柰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  
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  
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用其  
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弊卑其辭如此  
則得大國之兵鄰國之助矣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保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

水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  
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柰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  
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  
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急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  
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備道谷口以武衝絕之  
高置旌旗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前大櫓為  
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為屯必置衝陣便兵所  
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  
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

約誓賞罰為之柰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  
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  
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  
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技其先後  
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  
并力合戰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  
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  
十四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  
乎太公曰敵入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

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誼置可擊疲勞可擊將離  
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  
可擊心怖可擊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  
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  
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  
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  
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  
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亡臣失勞  
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聞之士有死將之人子

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  
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婿人  
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銳之士有胥靡免  
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才技  
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  
練士不可不察也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士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柰  
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  
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  
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

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  
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大戰之  
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  
王曰善引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兵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  
一車以騎兵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此  
車兵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  
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車之伺候  
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  
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陣而相當則易戰之

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千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  
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  
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  
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  
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  
人此其大數也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陣法柰何太公曰  
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卒百車一  
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  
十步險戰之法車必適道十車一聚二十車為屯前後  
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

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  
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將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  
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  
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  
軍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武王曰善  
哉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柰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  
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  
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壑登丘陵冒險阻絕大  
澤馳強敵亂大眾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柰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  
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  
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柰何太公曰往而  
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  
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  
之絕地也把下漸澤黑土粘填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



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  
之拂地也車北地易其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沒有溝  
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  
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退者車之陷地也此  
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相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  
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柰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  
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  
或左或右即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離即陷之前  
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  
戰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

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  
乘萬騎前驅突犯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柰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  
十勝柰何太公曰敵人初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  
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  
開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  
如雷白昼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  
陣不固士卒不聞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  
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  
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

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  
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  
後其將可擒敵人暮逐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  
士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郡多設旌  
旗襍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  
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柰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  
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逐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  
壯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  
地也往而無以送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  
穴此騎之死地也所沒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  
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曩  
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  
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  
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行下沮澤進退漸於  
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  
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  
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車騎戰柰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  
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  
更止敵車之騎雜衆而至堅敵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

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  
騎翼蔽兩旁獵豕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  
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疾藁置牛馬隊伍爲四  
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疾藁掘地匝後廣深五尺  
名曰命龍人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左右  
爲屯材士強弩備豕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  
解武王曰善哉

吳覽卷之二終

